

聶華苓的文學生涯

「三生三世」家國鄉土天下情

● 朱介凡

我是一棵樹。
根在大陸。

幹在臺灣。

枝葉在愛荷華。

右，聶華苓「三生三世」扉頁題辭。

此書，二〇〇三年十一月，著作完成。二〇〇四年二月，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當該公司創業五十周年，列為皇冠叢書第三三四〇種，「非小說文叢」之三十五。書冊封底的表皮上，出版者為如左的推介：

超越地域文化疆界

這本書，她用了一輩子的時間才寫成

。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九一年，從中國、台灣到美國，聶華苓超越了地域與文化

的疆界，凌駕了政治與歷史的分野，以一貫細膩優美的筆觸，記述自己曲折動人的一生，抒寫曾相依為命的摯愛母親、爲了理想而共同奮鬥的至交好友，以及相知相愛二十七年、卻不幸猝逝的丈夫……字裡行間所流露出來的真情，令人動容。

這不僅是聶華苓一生的故事，更是值得你我深嵌入心的一段大時代的記憶。

聶華苓，湖北應山人。一九二五年武漢出生。一九四八年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畢業。翌年，定居臺北。這年，雷震主持胡適命名的「自由中國」半月雜誌創刊。一九四九至一九六〇，華苓一直擔任「自由中國」的編輯和編輯委員，她主編文藝版。每期所刊出的小說和散文，篇篇皆屬

上品。我特別難忘者，兩位作家的小說。

童真，她的中篇小說「翠鳥湖」，一九五八，自由中國社出版。她專寫小說，篇篇、部部，皆有特色。自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四，十六年裏，在臺北和香港，出版了短篇小說集五部，中篇小說五部，長篇小說六部。創作力之旺盛，非同時許多文友所能及。如「翠鳥湖」，「車麟麟」，「相思溪畔」，「寒江雪」，「樓外樓」等。

「中華民國文藝史」（尹雪曼主編，參與編述者王藍、施翠峰、陳紀澄、鍾肇政、魏子雲等四十一人，民國六十一年六月，臺北正中書局出版，二十四開，全書一〇二〇頁）特指出：

「童真的小說，絕少女性的忸怩，亦少家庭瑣事與兒女情長的感情糾紛。在『

車麟麟』一書中，有對當代文藝界的批評與建議，這是一部陽剛性的作品。」（頁四八〇）

黃思騁，香港銀行界工作。不斷有短篇小說在「自由中國」發表。圓熟、簡練、純淨。對人生、社會描繪，特有深度，少人可及。銀行界高收入的職業，而能有高水準的文學作品，也是好稀罕的事。朱某所以對他印象，銘刻心深。

「自由中國」的文藝版，正似抗戰時期重慶特有分量的「時與潮」，後增出「乙刊」，比本刊篇幅稍小，專載文學作品。其散文、小說，幾篇篇皆屬不朽作品。閱讀隨手記的卡片上，曾留下三篇目錄：

亦五 二船夫
青苗 老魔鬼
田濤 歸來

評介陳紀澄長篇小說，我寫了「赤地——良心論」，刊於民四十四年八月「自由中國」十三卷三期。後連同二十八篇批評文字，收入「文學評論集」（民七十四年七月，臺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特七四六）文末校記，有如下一段話：「發表本文一段三十年前的往事，不可不一提。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處事十分認真

，專差快件來信，特有一番斟酌意見，我依了他，小作刪改。它文藝部分主編人聶華苓大妹，自必有過嚴格衡量。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七日」

雷震來信，併同這半世紀當代學人作家信札，於民八十年，悉送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甚得近史所珍視。這三百四十八位時以高士芳名，經錄存於「壽堂雜憶」（頁一〇一七，民八十八年八月，臺北文史哲出版社版）。

移居美國另闢天地

華苓在台北十五個年頭，任教台灣大學及台中的東海大學，十分忙碌。

一九六四，她移居美國，受聘為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顧問，和詩人安格爾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安格爾，曾做童工，少年貧窮，跟詩人徐志摩之富貴、浪漫，不一樣。

聶華苓則出身豪富，但卻飽經戰亂，流浪生涯。這倆人之致力作家工作坊的活動，乃有其堅實作為，信其必為純文學的，而少有政治影響。華苓在「三生三世」的外一章「尋找談鳳英——五十年後」有一段與談某的對話說：「你們去了聯大，

我去了中大。我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我患政治冷感症。」（頁一二七）這創作坊，地緣關係，予參與活動者以美國文化的影響，則是可以斷言的。一九七一，她和安格爾結婚，中美聯姻，國際文壇傳為佳話。

多篇作品三個博士學位

華苓在美，前後獲三個榮譽博士學位

她的作品，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聶華苓短篇小說集」，「王大年的幾件喜事」，「臺灣軼事」，以及散文評論集「夢谷集」，「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三十年後——歸人札記」，「沈從文評傳」等。多有譯成英、義、葡、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韓國等多國文字。

壽堂的體認，華苓文筆別具一格，不似冰心、蘇雪林、盧隱、馮沅君、丁玲、謝冰瑩、蕭紅、林海音、艾雯、鍾梅音，非閩秀派、野獸派，而近於黃白薇——早期的長篇小說「炸彈與征鳥」，抗戰勝利

之初的那首長詩「花兒開在荒涼」。

三生三世特殊體裁

三生三世，二十餘萬字，全書分為三大部分：

故園春秋 一九二五——一九四九
生死哀樂 一九四九——一九六四
紅樓情事 一九六四——一九九一

此傳記，信筆寫來，樸實無華，行雲流水，娓娓動人心弦。好似夜空星辰閃爍，字裏行間，每每冒出了對話，跟母親、好友、夫妻間的，彷彿蝴蝶翩翩飛，是其特殊體裁，其意識流乎？

「母親的自白」，如聞其聲：

媒人又上門了，從荷包掏出一張照片。你家家（壽堂按：江漢口語，外婆稱家）一看就說，嗯，濃眉大眼，天庭飽滿，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陸軍大學第五期，三十出頭就當上了團長。為什麼還沒有成親呢？媒人說，要革命，要打仗呀，命都拚了，哪顧得娶親？家家說，我孫家一兒一女，算命的說姑娘的命主貴，莫不是真遇到貴人了？家公躺在煙榻上，看了照片一眼，也說不錯。孫家的族長掌管族人的婚喪喜慶，三親六戚都來了。族上

的人都說好，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哼！天作之合，天作之禍！（頁二四）

著者居留臺北時，壽堂夫妻與她母女倆，頗有往還。聶伯母既逝，臨開弔前夕，詩人周棄子以與聶府同住臺北松江路，特有電話，與我商榷次日喪家禮儀諸事。我倆跟華苓之締交，鄉親之誼，談文論道，十分投緣，自始皆以長兄自居，也是其時聶府上無男丁也。喪事不鋪張，哀戚肅穆，盡人子之禮。義不容辭，成為喪宅禮賓。沈剛伯、孟瑤來弔唁，哀悼久之。次日，尼菴誦經，我夫婦亦參與，以紓解孝家哀戚。之後，華苓以亡人遺物深藍色厚毛線衣相贈，青欣然受之。這毛線衣，她三姊妹太應自己家居留用，感受親情溫暖。

「三生三世」，述亡親之逝「誰騙了我的母親？」（頁一九〇——一九七）人子孝思，足可為國中現代白話文的典範。

想起文壇彗星馮馮

文壇彗星乍現的馮馮。馮馮，廣東恩平人，民國二十四年生。「壽堂雜憶」有這麼一段敘述。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讀墨人「紅塵心語」，其中「久別蓬萊一馮馮」，道出當

年文壇舊事，為我這個書獃子所不及知曉。但有的情況，五十二年八月在鍾梅音家小聚，文友們談論馮馮事情不少；而前此三月間，讀到馮馮「我的自修」一文，更有充分了解。當時馮馮的作品，但有刊出，我必迅速讀到，十分看重他有若文壇的彗星。

墨人提說到馮馮這位神童，初中畢業，來臺北考入外語學校，結業後，任陸軍總部翻譯官。四十九年，奧國維也納納富出版公司，編印「世界最佳小說選」，中國文藝協會開會決定，推選了周君亮、高陽、公孫熾、墨人四人應徵，由馮馮翻譯為德文，三天交卷。五十年，墨人的「馬腳」入選。另蕭傳文自己投寄的，也入選了。同時入選者，七十多國的名家。次年，墨人以江州司馬筆名，投寄了「小黃」，又入選了。馮馮也有一篇小說入選。蘇聯作家諾貝爾獎金得主蕭洛霍夫，以及大陸郭沫若作品也在這選集裏。

自此，馮馮一舉成名，救國團讓他到處露面。而引起人家的嫉妒。隨之，馮馮長篇小說「微曦」出版，更成為被中傷、打擊的箭靶。他遠走加拿大，仍不斷受到來自臺灣的謠言中傷。七十五年，墨人在

佛教雜誌上，讀到馮馮的文章和「天眼、慧眼、佛眼的追尋」這類書名，才知他是具有大慧根的居士。壽堂曾細讀其「微曦」，許為佳著。

八十三年，馮馮在國父紀念館開演唱會，收入一千多萬元，全捐給證嚴法師的慈濟醫院。他三十年未回臺灣，還有人不放過他，攻擊這位清修得道，文學、語言、音樂方面的天才。馮馮是年歲最輕的小弟弟。疼愛他都還來不及，怎麼會偏有年長者，妒火中燒，看他不順眼？幸而只是極少數，極少數的。我不想去查詢究竟。

(頁九四四)

怨我這一段枝蔓。在此，特說馮馮者。乃因聶伯母喪子之痛，華苓弟漢仲，為長子，一九四四，高中畢業，瞞著母親，考取空軍，任飛行員，一九五一，二十五歲，嘉義例行飛行失事，殉職臺島上空。(三生三世，頁一七三) 聶府也知曉馮馮，相識而有往來。老人家視馮馮如公兒。十分疼愛這年輕人。馮馮去國後，少有作品發表，文壇上一大憾事。所有愛重他的文友，莫不深深痛惜之！未知華苓曾與這位弟台有過連繫否？我與馮馮相識，更有個特別深刻印象，他去國之前，曾在臺北

火車站對過的街頭，邂逅相逢，只說了那麼幾句話。

少年勵志，文壇奇才的馮馮，太應該受到愛荷華工作坊的看重也！

威權時代，「自由中國」之受迫害，乃是轟動國際的大事。「三生三世」中的記述，正是歷史性的論證，春秋史筆，彌為可貴。如華苓身分者，當時皆隨雷震繫獄。一夕數驚，華苓也極有被拘捕的可能，不知緣於何故？她竟能倖免此災禍。

雷震信函學界人物

雷震有不少的致華苓信函，收入「三生三世」書中。

連帶的人物殷海光，臺灣大學哲學系嚴愛戴的教授。他只活了五十歲。文化上的思考，特信服全盤西化，看重西方文化。也住在臺北市松江路，與聶伯母時有過從，老人家喜其率真，一般人看殷某則有些古怪、孤僻。其人其事，「三生三世」留下了好些稀罕的記載，錄其二：

你批評他？也可以，只要你有道理。母親常常指點他說：殷先生呀，你實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有一天，母親向他借一個多餘的空玻璃瓶，他繃著臉，煞有

介事地：不借！我衝口而出；實在可惡！他哈哈大笑。我回頭說：我在說你呀！他又大笑一聲，咚的一下把門關上了。

殷海光談到他夢想的莊園，眼睛就笑亮了：我有個想法，你們一定喜歡。我夢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個特出的村子，住在那兒的人全是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我當然是哲學家咯！殷海光哈哈大笑，繼續說：我的職業呢？是花匠，專門種高貴的花。那個村子裏，誰買到我的花，就是最高的榮譽。我真想發財！他哈哈大笑。殷海光想發財！只因爲有了錢才造得起一個莊園呀！大得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時。莊園邊上環繞密密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莊園裏還有個圖書館，專存邏輯分析的書籍。凡是有我贈送借書卡的人，都可以進去自由閱讀。但是，這樣的人不能超過二十個，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他皺皺眉頭。(頁一七九)

聶華苓對此思想家所下的結論：

殷海光一生不斷地探索，焦慮的思索，思想道路不斷地演變。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之後，他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重新估價，逐漸承認傳統的價值了。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斷斷續續地說：「中

國文化不是進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難中的積累，積累得異樣深厚。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頁一八九）

時代的賢者、智者、勇者，殷海光深於思考，不愧為炎黃子孫。他要能活到古稀之年，留下幾部宏觀微觀並重的著作就好了。傅斯年慧眼相識，乃長歎三楚有材也。

三生三世並非小說書，定要引人入勝的情節，無奈其值得錄舉的部分，委實太多太多。讀者進入此書中世界，目不暇給之感，排山倒海而來。若說八年抗戰之初：

一九三七年我考進湖北省一女初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在蘆溝橋挑釁，抗日戰爭開始，接著是八一三，日本在上海以公共租界為根據地，發動戰爭，全面抗戰開始了。日本在漢口的僑民早在八月初已完全撤退了，國民政府在年底從南京移駐重慶。上海南京相繼失守。我們那些小女孩也排山倒海地參加抗日活動，去醫院慰問傷兵，唱歌給他們聽，代他們寫家書，分送慰問品，上街募捐。幾個同學一組，舉著小旗子，去機關、商店，去住戶人家，去酒館飯店，攔阻汽車。我

們也演王瑩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演得聲淚俱下。（頁六八）

詩人情書歷史圖片

詩人安格爾寫給華苓的情書，並不綿長，英文漢譯，給收錄在「三生三世」裏。難得的是，譯筆一絲也無歐化體的痕跡。而女方的情書未予錄出，不像魯迅、許廣平「兩地書」那樣。

書中插入許多歷史傳真的圖片，極為珍貴可喜，足與文辭之多采相映發。如「一九五二，在雷震夫婦寓所，我在一旁，靜聽胡適和雷震談論國是，几案間有茶與盆花。」「一九五六，殷海光和夏君璐結婚，我們闔家去慶賀。」「一九五八那年，胡適和『自由中國』在一起」。自由中國同仁近二十人，胡適坐中間，右旁華苓，三排中間，立雷震，他特顯得高壯挺拔。前排五位男士蹲坐地上。「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為人的嶙峋風骨，和為人的尊嚴。」「我望著兩個快樂的小女兒，心想：但願她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Pat說：從那一刻起，每一天，華苓就在我心中。」（頁一三七—一四〇）

寄望再寫跨世紀之作

愛荷華工作坊，乃國際文壇極難得的壯舉，今已經營三十餘年，可述說的文壇繽紛，當不在少，惜本書著墨不多。

讀畢「三生三世」，細細玩味之餘，壽堂特有兩點希望。

希望聶華苓寫一部內容豐盛的長篇小說，要涵蓋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之初，全世界上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及其心路歷程。海峽兩岸，所有海外華僑。這二十多年來，壽堂前後曾向寫長篇小說已有定論的近二十位作家鄭重提出過此懇切希望與建議。今謹寄望於「三生三世」的作者。

華苓青春永在，今並非老耄之年，希望她有如勇健者王雲老，既刊出了「八十自述」的巨著，復有續篇繼之。當以述說愛荷華工作坊為重點之一。拭目以待，更光輝燦爛的篇章，以啟勵後生小子。

敬錄屈賦千古絕句奉勉：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又重之以脩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
纫秋蘭以為佩。